



忌作。”据说社日劳作，会使人变得不聪明。

忌针虽是小事，但由于涉及闺阁妇女，所以词人骚客自然要着力吟咏。唐张籍《吴楚歌词》：“庭前春鸟啄林声，红夹罗襦缝未成。今朝社日停针线，起向朱樱树下行。”宋周邦彦《秋蕊香·春景》词：“乳鸭池塘水暖，风紧柳花迎面。午妆粉指印窗眼，曲里长眉翠浅。问知社日停针线，探新燕，宝钗落枕春梦远，帘影参差满院。”黄公绍《青玉案》词：“年年社日停针线，怎忍见，双飞燕。今日江城春已半，一身犹在，乱山深处，寂寞溪桥畔。春衫着破谁针线？点点行行泪痕满。落日解鞍芳草岸，花无人戴，酒无人劝，醉也无人管。”

史达祖《玉楼春·社前一日》：“游人等得春晴也，处处旗亭堪系马。雨前秭杏尚娉婷，风后残梅无顾藉。忌拈针线还逢社，斗草赢多裙欲卸。明朝双燕定归来，叮嘱重帘休放下。”但当时之忌针，大概只是局限在“春秋社日”。《红

楼梦》第二十回说：“彼时正月内，书房中放年学，闺阁中忌针，却都是闲时。”可见清代正月忌针已成为风俗。

考察忌针的起源，似乎倒不是因为忌讳，其实质，主要是为妇女休息提供充分的理由。针黹女红自古就是妇女的必修和经常性的功课，一年四季的家务活中，缝缝补补占了很大的比重，其劳动强度虽然不是很大，但也容不得清闲自在。在节日期间，妇女自然也可与男子一样放松一下，但为了休息得理直气壮，合理合法，于是就创造出忌针一说。这从各地忌针日期并不统一上，也可以得到证明。试想假若此日必须忌针，那么大家就一定要统一遵循。但实际情况是，有的地方忌，有的地方不忌；有的今天忌，明天不忌，有的却恰恰相反。并且即使在忌针的日子，如果确有缝纫的必要，妇女们当然会找一些破解的理由毫不犹豫地拿起针线，过后也绝不会有什么应验。对此，人们心中非常清楚。因此在乡间，大家都是以一种闲适、玩笑的心情来对待忌针风俗的。而现在，由于人们的衣着习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妇女也从针头线脑中完全解放了出来，并不需要找什么理由来“偷懒”，所以忌针也就彻底消亡，成为昔年的陈迹了。

（本文作者系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）